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0-12

齐鲁晚报

2021年9月20日
星期一

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

□ 编辑：陈明丽
□ 美编：向平



【书里书外】

一次碎片化阅读的背叛

□王宗坤

拿到《泰山何以独尊》之时，正忙于一场消耗巨大的长篇写作中，阅读早已不能催眠，每天晚上需吃安定才能入睡。但睡前胡乱翻书已成多年之恶习，尤其是在山中闭关写作的那些日子，白天与作品中人物缠绕撕扯，已疲累至极，到了夜晚，最想要的就是解脱，从那些黑色方块字中逃离出来。可作为百无一用之人，又能逃往哪里？无非是由文字进入文字，只不过是想换一种形态罢了，正如一个习惯于面食的人，顿顿面条已吃到接近恶心，干脆奢侈一把，上街花上几个大子买个烧饼来果腹。起初，我就是把鹿锋先生的这部大著当成了这样的“小灶”，置于床头，想每晚临睡前给自己打一下牙祭。没想到的是，第一天晚上打开，翻了几页就发现自己错了。这部煌煌近四十万言的大书并不是我想要的逃城，这部外表看起来很学术的著作应该又是一处文学堡垒，字里行间虽没有鲜花着锦般艳丽，烈火烹油般旬然，却也自有其独特的韵味与纹理，曲径通幽，时有星熠，灯火阑珊之处，闪耀着的是独特的见解与思想的光辉。

“千年泰山古寺院，多少山间风雨中。岁月荏苒，山坳里的寺院兴了、废了，废了、兴了。兴废之间，全是历史。当今泰山寺院的香火已不复往年盛状，但它们承载的厚重历史却永远忘不了，丢不掉，抹不去。寺在佛在，寺不在佛亦在……”像这样的文字在《泰山何以独尊》一书中俯拾皆是。读着这样的文字，我自然就想到了《文化苦旅》《南渡北归》之类的文化散文，作者自己在后记中也自述道，他所追求的是“学术散文化或散文学术化的书写范式”。关于文化散文，著名文艺理论家林兴宅先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高论，他认为：用散文来写文化可以称之为文化散文；或者是从文化视角来写，即便写的是非文化题材，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散文。这个表述很完美地表达了文化散文的本质与内涵，即凡是写文化的，写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存在的散文，都是文化散文。林先生的观点再次印证了我乍看到这本书时的感觉：《泰山何以独尊》仍然是一部“有用”与“有趣”兼备，“载道”与“咏德”并重的文学著作。

之所以有这样的界定，当然不仅仅限于对语言的初始感觉以及其特有的文学质地，更为重要的是《泰山何以独尊》一书有着自己的美学追求。说起来“文化散文”仍是“散文”之一种。既然是“散文”之一种，它就具有散文的一切特性，但具有散文的一切特性还不够，还必须具有文化散文的特性才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“文化散文”。而这，就是“文化散文”在美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。本书开篇就确立了一种大历史品格。由大汶口文化起笔，运用“考古不僵，文献可辨，神话有真，基因存疑”。四种不同的研究方式互参互辨，互证互通，为模糊的上古史构建起一个大致明晰的历史轮廓。沿着这个轮廓，作者思考的是大汶口人是谁？陶器与五行的巧遇，通古贯今的泰山玉，泰山何以独尊等等这些有关我们来处，以及人类所处世界状态这些大问题。在第二辑封禅的逻辑中，作者认为，作为一座被高度政治化和社会化了的青山，泰山有着极强的历史黏性，而这种历史黏性主要来自泰山封禅。封禅首推秦始皇，然后是圣者仁山，讲述的是孔子与泰山的关系。有关泰山的人物，重点讲述了党怀英和萧大亨，并以此推演出了一批居于同时代深刻影响历史的英雄人物，比如辛弃疾和张居正。作者在后记中也阐述说，要以“大泰山”的角度来诠释泰山，其大主要表现在：大的历史背景，大的泰山

内涵以及大的双向时空上。纵观全书涉及的全是大人物、大事物、大事件。这种追求在无形中形成了文化散文的大历史品格。大历史品格赋予文化散文一种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它的厚重感。从中也透出作者在历史观面前坚竖起来的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。

当然，这种大的历史品格的形成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理解之上的。这种“历史理解”，按著名学者谢有顺的看法，就是作者的独立见解和思想个性。这也正是本书的可贵之处，叙述不落俗套，观点明确独到新颖。在讲到陶器与五行的关系时，作者写道：“凡是对世事万物道理的精彩描绘，都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与某些事物相逢。陶器——五行，五行——陶器，二者之间没有预谋，没有筹算，不是附会，不是标签。它们形上形下的会合，是对过往的打通，更是对未来的启迪。”结合上下文的语境，就可以看出，作者在这段话中所透露的不是事物的发展规律，而是一种独到的哲学思辨。我想说的是，作者在本书中灌输的不是常识而是知识，知识属于文化，而文化是感性 with 知识上的升华，反过来，文化的升华又来自于知识，具体到泰山上，作者结合邹衍的五行说认为，在“五时”中，东方属春，应万物复苏；在“五常”中，东方为仁，承天下大德。因此，泰山便成为生发之山、岁首之山、活力之山，承德之山。在《泰山：青山著青史》一文中，作者用赵汀阳先生的“山水”和“渔樵”来解读泰山，得到了否定的结论，在阐明原因后，作者总结出了自己的发现“泰山已由‘青山山水’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山水形式：‘青史山水’！”

当断则断，该下的结论毫不含糊，而对历史的疑窦作者却不妄下断语，比如讲到秦始皇封禅，作者只确定秦始皇在泰山上行了礼，立了碑、建了阙或埋了剑，下山后还在山下举行了禅礼，禅礼的具体情况却一概不知。还有“五大夫松之谜”，作者也没有给出确定的结论。这当然不是担心背负文责自负这样的问题，而是出于一种书家的责任，把这些疑问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空间，以便让人获得更加有效的知识，是为了“一种精神发现，它往往是在野的，异质的，民间的精神发现，能到达历史的人生深处。”

作为一位非专业的泰山研究者，鹿锋先生自称做一个“盗火者”也就心满意足了，但读完《泰山何以独尊》之后，我却觉得他更像一个“造火者”。该书不仅仅是对泰山研究成果的归纳和阐发，展现的更多的是作者本人几十年来对泰山的原创性思考。因其游离于纯学术之外，他才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以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这座屹立于东方25亿年的神山圣山，其认识才更加入人道主义，更加深刻、透彻，感情才更加充沛纯粹。正如艾青那句著名的诗句：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无论是最早呼吁“应建立‘泰山学’”，还是关于《泰山的经济价值》《泰山品牌》《泰山石质旅游产品开发的构想》等等思考，其心可鉴，其情可明，无处不体现了一种拳拳的赤子之心。身为泰山人，他渴望这座大山能站在历史的厚度上腾飞，更渴望它能给生活在山下的这些子民带来更多的福祉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感到自己之前的界定似乎已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已沉浸于其中不能自拔，以至于成为一次对碎片化阅读的背叛，重要的是那些字里行间展现的是这座大山悠远的历史，强调的是它的巨大影响与无限活力。并在简单的叙述性的笔墨中让人感受到一种突出的美感和思想弹性。有韵味却也不失学术般的冰冷，或者说冷静。

【诗与画】

秋水照蹉跎 诗笔展画卷

□赵延彤

靳秋先生是当代名家吴泽浩先生的高足，属当代画坛之实力派画家。他的画浓艳瑰丽而不流于俗媚，取象厚重而无碍空虚灵秀，大则数十米长卷，小则尺寸斗方，俱能任意挥洒，酣畅淋漓，令人过目难忘，对此，我是十分钦佩喜爱的。但人多知其善画而少知其能诗，我叫耳知其能诗而未知其多产，及其送来将欲付印的诗词集，展读之余，不禁为之击案兴叹：今世之擅画擅诗者多矣，然擅画者未必工诗，能诗者未必擅画，若诗画兼工，则难矣鲜矣。我为此而为靳秋先生点赞，也祝贺他的诗集付梓面世。

靳秋诗词集收录作品数量可观，可见其创作视野开阔，题材内容丰富，这是靳诗的一个显著特点。在作者笔下，举凡历史人物、山川形胜、风土人情、行旅闲愁、闺门幽怨、亲情情谊、节令气候等，都得到尽情的抒写和生动的呈现，表现了作者对生于斯、长于斯的祖国大地故园乡土的深情眷恋和丰富敏感的一颗诗心。

靳秋诗词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感情真挚，寄托遥深。诗贵情真，唯有真情方可使文学作品产生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，乃至于惊风雨而泣鬼神。靳秋是谦谦君子，自幼即蒙受传统文化道德价值的熏染，并以德驭艺、自我励求，由此，则我知其心性真诚，其诗必不伪。试读其悼母诗、怀人诗乃至写景抒情，都可感受到作者一往情深的心灵诉语和真诚告白，扩展了诗词的蕴含而耐人寻味：“人世间，酒楼花雕危一旦，君我化空虚”“莫测忧心，国事久难息”“多闻阙疑，人间事，混沌沌”（靳秋诗句，下同）这里没有具体指向，诗词的内涵永远大于读者的解读，正是其魅力所在。

温婉雅丽又兼具清劲犷直，应是靳秋诗词的主导风格。词的原初本色，自是以婉约软媚风格来抒写青楼闺阁女子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。及苏辛一变，扩大了词的题材视野和表现手法，形成豪放风格，词坛遂有婉约豪放两大风格的评论。靳秋的词，显然更多地受到婉约派的影响：“飞红香艳花依旧，朱扉佳人一段愁”“不负柔情兰夜静，待人归”“羞见媚笑没齿语，一任东风吹乱金缕衣”“当君留名莫相忘，牵会西子红豆生”……写的温婉香软，情意款款，于“花间派”可谓承流接响且有迈进。但靳词还有另一面目：“梅萼独放，铁骨煥芳华”“风雨磅礴催斗势，胸中自有书卷气”“一抹雄红，笔墨神采千朵万朵中”……则显示了作者刚柔并用，婉约与豪放兼能的艺术腕力。

我特喜读靳兄的“墨色知音”：
煮酒次泼豪墨，昼夜情未歇。一壶老酒青竹半截，红梅雪色。

坐看故人诗画绝，丹青璀璨多。凭借斗方英雄，写意大风歌。

试想，二三知己，一壶老酒，你诗我画，风雪红梅，还能吼吼大风歌，何等惬意，何等难得。

我与靳兄早就相识，昔年品茗赏画，把盏论艺的情景，宛如昨日，而俯仰之间，俱成过往。他要我写序，我愧不敢当又不能辞，只好勉为其难，实则挂一漏万，未尽其美，至于其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的美感美意，尤需同好者细读深察，方可得之。

摆笔技痒，再补八句，以加赞叹：
秋水照蹉跎，诗笔展画卷。
摇曳花间风，磨砺稼轩剑。
生死走一回，这回且不算。
洗我六根净，借君绮语观。